

大漠碑铭

一个驰骋草原又骤然消逝的神秘民族
一个才华横溢又目光远大的稀世才女
一个忧国忧民又无力回天的末代王妃
一曲天妒红颜又催人泪下的历史悲歌

天竺王妃

刘建军 著

萧瑟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漠碑铭

刘建军◎著

天祚文妃
萧瑟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祚文妃——萧瑟瑟/刘建军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5

(大漠碑铭)

ISBN 978-7-204-11544-0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807 号

天祚文妃——萧瑟瑟

作 者 刘建军
策 划 马东源
责任编辑 王 静 马燕茹
责任校对 李向东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插 图 沈晓倩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1544-0/I·3387
定 价 29.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4972001 497209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序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大漠碑铭》和读者朋友见面了。

“大漠”是指哪里？是我们北方的蒙古高原，古称“朔漠”，也称“瀚海”、“大碛”，史书上把内蒙古地区称为“漠南”。

“碑铭”是指什么？就是“树碑立传”，为那些已被历史尘封的北方古代人物。

北方，大漠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一直鲜为人知。同时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祥地。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这片土地上，有过不同族属的兴替。遥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有牧歌羌笛，也有吹角连营，有穹庐逐绿，也有战马嘶雪，在几千年的风雨中，记载在史书中的北方部族有鬼方、獫狁、戎狄、东胡、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其它族体。在他们争取生存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表现出各自的刚烈和坚韧，无畏地冲开各种束缚而踏出自己的辉煌。但他们没能为后世留下足够的记忆，人们要了解他们多数只能凭借汉家资料，正史中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列传和志记是有限的，有些是带有偏见的，而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则更是把北方民族视为异类。比如“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杨家将”、“岳飞抗金兵”等等，其中所出现的北方民族不都是野蛮的反派角色吗？

事实真是如此吗？上下五千年，正史与野史交替，神话与传说并存，我们不

能以地域来评介民族和人物。我们应该认识到,北方的历史既是游牧民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以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规律,可以洞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智慧。北方古代优秀人物众多,有些堪比秦皇汉武,只是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使很多人一头雾水而已。那么,如何让人们能清晰明白地了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北方人物,感受历史的真实,这便是我们编辑这套《大漠碑铭》系列丛书的缘起。

这套丛书由十四册组成,均为内蒙古地区实力派作家创作完成。这套书中有写匈奴、鲜卑、乌桓的,也有写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基本囊括了我们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族属中的不同人物,有帝王也有平民,有男人也有女人。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北方民族跨越阴山步入中原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每位作者在创作中、我们在编辑中都注重不拘泥于旧说,更不拾人牙慧,大胆在作品中表述独立的见解,但我们更注重,在对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虽可和成说不尽相同,但在史实上却不杜撰,更不戏说,尽量达到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和事件为纬,经纬交织,描写出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的故事,用其中蕴含的或高昂或哀婉的场景,让人们重温一段历史,与中国北方民族进行亲密接触,在读故事中寻绎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感悟民族气节。

以史为鉴,以古人为鉴,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系列丛书的愿望,同时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愿我们这套系列丛书能更为生动、更为多彩地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及历史人物的机会,能为读者朋友带来阅读上的满足和愉悦。

目 录

第 一 章	惊魂草原	(1)
第 二 章	神秘猎户	(8)
第 三 章	上京疑云	(13)
第 四 章	石壁之谜	(18)
第 五 章	帐下盗图	(24)
第 六 章	宫廷听风	(30)
第 七 章	宫外血雨	(36)
第 八 章	南塔吟诗	(41)
第 九 章	后宫微澜	(48)
第 十 章	纳聘文妃	(53)
第 十 一 章	皇陵祭祖	(59)
第 十 二 章	龙脉角逐	(64)
第 十 三 章	晋王失言	(69)
第 十 四 章	元妃讨宠	(74)
第 十 五 章	真寂之寺	(80)
第 十 六 章	双妃圆梦	(87)
第 十 七 章	皇子之忧	(92)
第 十 八 章	箭在弦上	(97)
第 十 九 章	覆水难收	(102)
第 二 十 章	放虎归山	(107)
第 二 十 一 章	养痍为患	(112)
第 二 十 二 章	女真起事	(117)
第 二 十 三 章	兵败宁江	(121)
第 二 十 四 章	铁骑踏雪	(126)
第 二 十 五 章	后宫潜流	(133)

第二十六章	元妃探风	(138)
第二十七章	梦飞黄龙	(143)
第二十八章	贵哥罢宴	(148)
第二十九章	文妃省亲	(154)
第三十章	山雨悲情	(160)
第三十一章	宫中踏雪	(166)
第三十二章	射猎山林	(171)
第三十三章	诗浸红尘	(176)
第三十四章	难以忘忧	(181)
第三十五章	皇陵祭祖	(186)
第三十六章	上京遗梦	(191)
第三十七章	退守西京	(197)
第三十八章	忧心如焚	(202)
第三十九章	元妃托孤	(207)
第四十章	冒死进谏	(212)
第四十一章	祸起萧墙	(217)
第四十二章	魂断契丹	(222)



第一章 惊魂草原

萧瑟瑟打小就听长辈讲起过木叶山，传说中的“青牛白马”在她的梦里萦绕了好多年。而今，当她与闺中密友萧贵哥佩着弓箭和腰刀，带着侍女小玥儿私离上京临潢府，去寻找那座夹在土河和潢河之间的木叶山时，孤寂的大草原便多出了三匹白马，像三叶白帆点缀在绿野山涛中。

萧瑟瑟与萧贵哥一路兴奋异常，有种冲出鸟笼的感觉。远山渐渐显露出来了，像卧在天边的一条苍龙蜿蜒起伏。对自幼生活在上京的萧瑟瑟来说，木叶山是个神秘的地方，重峦叠嶂之间的土河与潢河犹如笔下的水墨画，让她这个契丹贵族小姐尽情沉浸在美丽的想象之中。

放眼望去，远处苍山如黛，绿色的风从脸颊吹拂过，飘过透着灵气的草木，萧瑟瑟仿佛看到了叶尖上闪着晶莹的阳光。天苍苍，野茫茫，如此广袤的原野让她心旷神怡，久居萧恒速府的烦闷转瞬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贵哥，你看山！”萧瑟瑟勒住缰绳兴奋地说：“该不是木叶山吧？”

“天知道呢？”萧贵哥感叹道：“不过这儿太美了！连风都是香的。”

侍女小玥儿从后边赶上来说：“小姐，别走太远了，这一带常有盗匪出没的。”

萧贵哥将背上的弓拿下来，晃了晃，说：“哎，你一个丫头，别说扫兴的话好不好。凭我这张弓，来个十个八个也近不了身的。”

萧瑟瑟也说：“小玥儿，不会有事儿的，我心里有数。”

山峦越来越近，可并没有土河和潢河的踪影，显然这山并不是木叶山。几



个人跳下马来，牵着缰绳顺着狭窄的山路向上攀。小玥儿自告奋勇前去探路，萧瑟瑟和萧贵哥在后面依旧还沉浸在契丹人那个美丽传说之中：一个英俊的少男骑着白马顺土河而下，一个美丽的少女驾青牛浮潢河而上，两人相遇在两河汇流的木叶山下，滋生恋情，结为连理，生了八子，日后繁衍成为契丹族的八个部落。

萧贵哥望着前面的山峦说：“瑟瑟姐，我们要是碰到了个骑白马的男人，该怎么办呢？”

萧瑟瑟笑了，说：“我就让给你好了。”

萧贵哥说：“别说好听的了。”

萧瑟瑟说：“那我们走着瞧。”

萧贵哥鼻子一翘，说：“哼，我才不稀罕呢，我命中的男人，不会是山野之人的，不过，我想你也不会。”

萧瑟瑟说：“是吗？那会是什么样的男人呢？”

萧贵哥把头一歪，神秘兮兮地说：“那可就难说了。”

两人说笑着，忽听远处传来小玥儿的喊声：“小姐，快来看呀！”

萧瑟瑟一抬头，见小玥儿站在山崖朝这边摆着手。两人来到山崖下，只见小玥儿指着石壁上镌刻的诗句说：“这不是小姐抄过的那首诗吗？”

萧瑟瑟这才发现那首她十分熟悉的题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萧贵哥不觉称奇，说：“哎，萧观音的《怀古》诗！如此闭塞山野里，不知是何人所为？”

萧瑟瑟端详许久，说：“贵哥，你看这石壁题诗笔锋柔中有刚，非一般人所能为之，很像懿德皇后的手书，可这字又是谁凿上去的呢？”

萧贵哥摇摇头，说：“不想这荒野之处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怀念萧观音，若在上京是绝对犯忌的。”

萧瑟瑟叹道：“懿德皇后归天已有 26 年，世人皆知是一桩冤案，可如今也没人出来说话。”

萧贵哥做燕王妃的姐姐夺里懒也曾谈起过那位让当今皇上杀害的懿德皇后，言语中流露几分慨叹。因燕王耶律延禧就是萧观音的亲孙子，夺里懒在说这话时，还有几分顾忌。一听萧瑟瑟的话，萧贵哥忙说：“此话你只可对我讲，回上京是万万不可说的。”

萧瑟瑟说：“懿德皇后死的时候也只有 36 岁，若活到今天也不过六十几岁而已，不知还有多少名篇佳句留存于世，真的太可惜了。”



萧瑟瑟从小便对萧观音很仰慕，但父亲萧恒速却对懿德皇后之死忌讳颇深。一次，萧瑟瑟在书房抄写那首《怀古》，就遭来父亲勃然大怒。萧恒速将那诗撕得粉碎，还呵斥说：“这是一首招祸的诗，萧观音就为此送得命，你知道不知道！”

萧瑟瑟倔强地说：“我就喜欢这首诗，懿德皇后是冤枉的！”

萧恒速恼羞成怒，说：“莫非你也想做萧观音不成！”

萧瑟瑟委屈地哭了，她知道萧观音这首《怀古》原本是斥责赵飞燕无后妃之德，以女色败坏汉家政治的好诗，不意却成了耶律乙辛诬陷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私通的证据，致使道宗皇帝不辨真伪，竟赐萧观音自尽。萧观音临终前想见道宗一面，都给拒绝了，绝望中她遥拜道宗并写下忧愤满纸的《绝命词》：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之后用白练自尽。萧瑟瑟至今百般不解：道宗帝为何会对自己的皇后这般无情？

“瑟瑟姐，想那么多干啥？”萧贵哥看到萧瑟瑟忧郁的表情，说：“来大草原不就是图个乐吗？”话音刚落，天边飞来一只苍鹰，萧贵哥箭起鹰落，让萧瑟瑟惊叹不已。萧贵哥人小鬼大，才十七岁，正是爱嬉闹擅武的年龄，萧贵哥一路大谈其父辈随皇上狩猎，驰骋原野的皇家气派。对比之下，萧瑟瑟更喜欢谈的是大草原壮美的风光。萧瑟瑟知道，萧贵哥向往的是宫廷生活，幻想有一日也能像姐姐夺里懒那样来到君王侧，享受皇家生活。萧瑟瑟却说向往隐居山林，像陶渊明那样舞文弄墨。萧贵哥乐了，说：“瑟瑟姐，别做梦了，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萧瑟瑟说：“贵哥，我说的是心里话。”

两人顺着山路朝对面一片旷野走去，看到远方山脚下有一顶毡房在绿草丛中白得耀眼。萧瑟瑟提议到那边看看。小玥儿告诫说：“望山跑死马，那儿远着呢。”萧贵哥说：“多嘴，没你说话的份儿！”小玥儿默不作声了。萧瑟瑟说：“贵哥，别这样，小玥儿虽说是个丫头，可我把她当妹妹待的。”萧贵哥鼻子一哼，说：“我看就是你把她给惯的。”

她们拍马跑了好半天，也没走近那座毡房。萧贵哥在一片密林边停下来，泄气地说：“我没说错吧，还有老远呢。”

萧瑟瑟勒住缰绳说：“快了，连毡房的窗户都看到了。”说到这儿，萧瑟瑟突然发现有几匹快马从密林里跑出来，不觉有些紧张，说：“贵哥，有人来了！”

“不好，可能是劫匪。”萧贵哥说着将背上的弓箭取了下来。



萧瑟瑟也看到那几个人分明还挥舞着马刀。

小玥儿慌了神，说：“小姐，咱们快走吧！”

萧瑟瑟意识到，走是来不及了，劫匪显然盯上她们了。萧贵哥平日虽箭法高超，只是从没见过这场面，慌忙放了一箭，却给劫匪躲了过去，她吓坏了，调转马头便跑。萧瑟瑟这才发现劫匪着短袖紧身窄袖的长袍，双辫垂在双肩，一副女真人装束。萧瑟瑟暗暗叫苦，看来小玥儿当初的告诫没有错。

萧贵哥没跑多远便给迎面截了回来，劫匪嗷嗷呼喊逼着逼近她们。萧瑟瑟和萧贵哥都绝望地拔出了腰刀，欲作最后的反抗。这时，第一个冲到萧瑟瑟面前的劫匪却给一支飞来的响箭射翻在地，随即又有两个劫匪从马上跌了下来。毫无防备的劫匪一连给射倒好几个，只剩一个劫匪骑马逃脱了。萧贵哥在一边兴奋地拍着手，喊道：“好，射得好！”

萧瑟瑟这才注意到那个策马而来，让她们虎口脱险的神箭手，虽说一身猎户打扮，却无法掩盖一脸英俊之气，心想：没想到这荒山野岭也会有此超强之人！

猎户从马背跳下来，并没和她们打招呼，而是蹲在一具女真人的尸体旁，对着一把腰刀发愣。萧瑟瑟骑马来到跟前，才发现死者虽穿着女真人的服饰，腰佩的却是一把契丹人的腰刀，不觉倒抽了口凉气。前些时候，大父房府里就出入过不明盗贼，还盗走一把父亲的腰刀。萧瑟瑟跳下马，将那腰刀拔出，拿着手上仔细端详，方发现上面有行契丹小字：御赐萧恒速。萧瑟瑟大惊：“这不是家父失窃的那把御赐的腰刀吗？”

萧贵哥也牵马过来，说：“真的？世上还有这般巧事儿？”

小玥儿看一眼，也点头称是：“小姐，就是这把刀。莫非这伙人就是前些时候到过府上的盗贼？”

猎户抬起头，将腰刀拿在手上冷冷一笑：“小姐家怎会有这把刀，莫非是来自萧氏大父房家族？”

萧瑟瑟连连摇头：“上京商贾之女，岂敢冒充王族？这把刀是家父高价从人手上买下来的。”

猎户将刀还给萧瑟瑟，也不深究，只是说：“我不过随意说说而已，小姐也不必解释了。”

萧瑟瑟将刀收了起来，连声称谢，说：“壮士，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猎户说：“不必了，山野之人，靠山吃山，丰衣足食，当别无所求。”

萧贵哥取笑萧瑟瑟说：“瑟瑟姐，你若有意就把姓名留下嘛。”



萧瑟瑟瞪了她一眼，说：“怕把你当成了哑巴不成？”

萧贵哥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猎户，说：“这荒山野岭的，也是该有个作伴的。”

猎户似乎对她们的打趣并不感兴趣，说：“二位小姐，此地一向是盗贼出没之地，我看你们还是抓紧回上京去吧，免得家人惦念。”

萧贵哥奇怪地说：“女真人怎么这般大胆，居然敢到上京的腹地来打劫？你先前可曾遇见过？”

猎户摇摇头，说：“山野之人，除一张弓之外，一无所有，不值得打劫的。”

萧贵哥不解地问：“哎，你说说，那这几个女真人是怎么回事？”

猎户说：“你以为女真人都是顺民吗？完颜阿骨打可不是个等闲之辈。”

萧瑟瑟说：“完颜阿骨打可是大辽新近册封的节度使，每年都要到上京朝拜，莫非他脑后长着反骨不成？”

猎户只笑不答，回身便走。

萧瑟瑟急了，说：“壮士可否留下大名？”

猎户回头说：“我姓名倒没什么保密，叫我德布奇就行了。”

萧瑟瑟说：“我是上京商铺之女张瑟瑟，出来游玩，不慎迷路，还望壮士帮忙指条路。”

德布奇置之一笑，话里有话地说：“我可不想打听小姐的来历。”

萧贵哥这会儿对德布奇背上的弓产生了兴趣，追上来，伸出白皙的纤手说：“哎，把你的弓叫我瞧瞧！”

猎户望了望她，将弓取下来递给她。萧瑟瑟的目光也随之跟了过去，只见那是张牛角弓，一看就是契丹工匠所做。

萧贵哥叹道：“好弓！咱俩换一下如何？”

德布奇板着面孔说：“你这小姐好生无理，既是好弓我为何要与你换呢？”

萧贵哥将弓扔了回去，说：“不换也就罢了，你以为我真的稀罕呢！”

萧瑟瑟看这弓有些不同寻常，便忍不住问了一句：“不知这弓从何而来？”

德布奇笑笑，说：“小姐看出什么了吗？”

萧瑟瑟摇了摇头，说：“我只是觉得这弓和我姐夫使的有些相似。”

德布奇一愣，随即说：“是吗？不过这世上一样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萧瑟瑟说：“能让我一饱眼福吗？”

德布奇将那张弓又扔了过来，说：“当然可以。”

萧瑟瑟将弓拿在手上，仔细端详，猛然发现弓上刻有一首小诗：风劲角弓

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萧贵哥将头探了过来，说：“哎，这诗好眼熟呀。”

萧瑟瑟信口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当是王维的《观猎》诗。”

德布奇脸露惊异之色，说：“不想你一个契丹女子对汉诗还如此精通，佩服，佩服。”

萧贵哥不屑地说：“区区汉诗何能难倒我瑟瑟姐，长见识了吧？”

萧瑟瑟不好意思地拉了萧贵哥衣角一下，说：“少说一句吧。”

谁知德布奇偏偏来了兴致，说：“这位小姐，我本是粗人，长年与弓箭为伴，对有关弓箭的唐诗宋词却略知一二，不知是否愿和我对弓箭诗。”

萧瑟瑟连连摇头，说：“我没这个兴趣。”

德布奇说：“这么说，小姐是看不起我这山野之人了？”

萧贵哥不高兴地说：“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们，就可以指手画脚了！瑟瑟姐，咱们走！”

萧瑟瑟转身欲离开，忽听身后哈哈大笑，说：“本以为碰上了才女李清照，没想到却是个绣花枕头。”

萧瑟瑟回身愠怒地说：“对就对，本小姐倒要看看你肚皮里装的都是什么货色？”

德布奇说：“小姐息怒，我不过开开玩笑，绝无恶意，请恕罪。”

萧贵哥一脸怒容，说：“你不就是一个打猎的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在上京……”

萧瑟瑟连忙用眼神制止她说下去，并走上前说：“我们对诗的范围仅限于唐代弓箭诗，至于对哪首，你先选吧？”

德布奇说：“李白的《塞下曲》如何？”

萧瑟瑟说：“你说上阕。”

德布奇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上阕是：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

萧瑟瑟说：“下阕是：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萧贵哥脱口赞道：“好一个弯弓辞汉月！瑟瑟姐你真行！”

德布奇一笑，说：“好，这回由你选诗。”

萧瑟瑟说：“我们对白居易的《暮江吟》。”

德布奇说：“请小姐先说上阕。”

萧瑟瑟酝酿一下情绪，说：“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德布奇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想必小姐名字出自此诗？”





萧贵哥说：“别打岔，对诗！”

德布奇说：“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小玥儿兴奋地走到德布奇跟前炫耀说：“怎么样？小姐常吟此诗，不要说她，连我也会诌上两句的。”

德布奇躬身施礼说：“小姐出语果然不同凡响，德布奇多有冒犯，还望海涵。”

萧瑟瑟还礼说：“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岂敢，岂敢！”

萧贵哥脸色陡变，抽出腰刀厉声说：“你究竟是何人，快快道来！”

萧瑟瑟急了，说：“贵哥，你这是做什么！”

萧贵哥说：“德布奇绝非山野之人，我们上当了！”

德布奇仰天大笑，说：“你这丫头好生奇怪，我好心救人以倒悬，不图回报也就罢了，不想却落得个恶名，真是莫名其妙。”

萧瑟瑟一把将腰刀夺下，说：“贵哥，不得无理！”

第二章 神秘猎户



萧贵哥将萧瑟瑟拉到一边，悄声说：“瑟瑟姐，这个德布奇太精明了，说不定设的是英雄救美圈套，诱我们来钻的。”

萧瑟瑟说：“人家毕竟救我们一命，也不要把事情想得那般可怕。”

萧贵哥说：“反正我觉得不对劲，还是小心为上。”

德布奇是何许人也？萧瑟瑟的脑海里也一直在打着问号，与萧贵哥所不同的是，萧瑟瑟不相信德布奇是设圈套的男人。但她百般不解的是，在这荒原里，如何能生活着这般文武双全的猎户呢？他身上说不定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可这谜底是什么？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的。

萧瑟瑟试探着问：“德布奇，我看你长得不像契丹人，怎么会有个契丹人的名字？”

德布奇一笑，说：“那你看我像什么人呢？”

萧瑟瑟说：“我看你倒像是个汉人。”

德布奇说：“你这小姐好生奇怪，我是什么人关你何事？”

萧贵哥插话说：“当然有关了，这关系到你的人品！”

德布奇脸色陡变，转身便走。

萧瑟瑟急了，一把拉住他，说：“德布奇，别走哇，你看天色都这么晚了，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德布奇没好气地说：“不怕我设圈套了？”

萧贵哥火了，说：“好呀，你刚才偷听我们的谈话！”



德布奇一笑，“哪用偷听？看你们的脸色，我就能猜得出来。”

萧贵哥看了看萧瑟瑟，一副诧异的样子。

萧瑟瑟对德布奇说：“我们本想去木叶山的，不想迷了路，跑到了这儿，你呢就好人做到底，带我们去山脚下的毡房好了。”

德布奇说：“那个毡房就是我住的地方。”

啊！萧贵哥惊讶地叫了一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德布奇像看出她的心思似地说：“毡房里有我老母，你们不会逃出狼窝再入虎穴的。”

萧瑟瑟也松了口气，不好意思地说：“就去那儿吧。”

三个人随德布奇骑马去了毡房。初见毡房里的老妇人，萧瑟瑟便发现她颇具儒雅之风，内心不觉暗暗称奇。德布奇的寡母虽说年迈，可岁月的风霜却遮不住她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热情地用煮沸了的奶茶来接待两个远方的姑娘，还不住地夸赞萧瑟瑟和萧贵哥长得漂亮。萧瑟瑟不由对老人的身世产生了兴趣，拐弯抹角地了解她的真实身份。

萧瑟瑟说：“您老去过上京吗？”

老妇人摇摇头，说：“京城可不是咱老百姓想去就去的地方。”

萧贵哥说：“您真的没有去过？”

老妇人不高兴了，说：“你这丫头是信不着我？”

萧瑟瑟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您老气度不凡，不该住在这荒山野岭之中的，日后我们可以把您老接到上京住上两天。”

老妇人淡淡地说：“谢了，我没那个福气。”

萧瑟瑟看了萧贵哥一眼，意在转个话题，谁知萧贵哥却愈发咄咄逼人了，说：“你不会是从大宋朝那边跑过来的吧？”

德布奇闻知脸色陡变，说：“哎，你到这儿是来歇脚，还是来查验身份的？”

老妇人摆摆手，说：“德布奇，不要这样，贤达之人能以德报怨，我等还不能以礼待客吗？”

萧瑟瑟歉意地说：“大娘，原谅小女的好奇，我们只是觉得您谈吐不凡，想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老妇人笑了笑，说：“自古以来便有隐居山林的贤士，不过，我和德布奇是例外罢了。你们也不必猜了，就像我也不想猜你们是何方贵人一样。”

萧瑟瑟说：“您老所言极是，英杰不问出处，我们就都别猜了。”

当晚，萧瑟瑟三人就下榻到了老妇人的毡房，德布奇抱着行李卷去了外面

露宿。半夜醒来，萧瑟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直到东方发亮也没睡踏实，可萧贵哥一边却睡得很香。

长这么大，萧瑟瑟还从未在荒郊野外过过夜，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让她辗转反侧。在萧瑟瑟脑海里，德布奇和老妇人的身影也交替闪现着，一个是满腹经纶的猎户，一个是气度非凡的老妇，他们就像一个谜，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尤其那个德布奇，除了神秘之外，还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好奇，还是欣赏？是倾心，还是崇拜？她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德布奇一晚露宿野外，也让她生出了几分怜悯之心，他该不会让蚊虫叮咬得满身大包吧？

当草原的夜幕给东方的曙光撕开一道裂缝时，萧瑟瑟再也躺不住了，悄悄地走出毡房。抬头远眺，依稀可见地平线上一轮旭日贴着草尖冉冉升起。她寻着那一抹晨光朝着那片开满黄花的草原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猛然一串急促的蹄音在耳边响起。萧瑟瑟闭着眼睛猜测谁在向她跑来。德布奇，是德布奇！萧瑟瑟的心在怦怦直跳。

“早上好。”德布奇跳下马，站在了她的面前说。

“早上好。”萧瑟瑟低声回应着，脸颊不知为何有些发烫。

“昨晚你猜我做了个什么梦？”德布奇随手采了一朵黄花，说：“你肯定猜不到的。”

萧瑟瑟停住了脚步，说：“你说话好生奇怪，我为什么要猜呢？”

德布奇说：“与小姐有关呀，你难道不想知道？”

萧瑟瑟摇了摇头，说：“不想。”

德布奇笑了，将那朵黄花递给她，说：“看来，小姐对我嘴上不说，心理还存有戒心的。”

萧瑟瑟将花放到鼻子边闻了闻，说：“味道挺香的，哎，这黄花叫什么名字？”

德布奇说：“看来你是不出深闺的大家小姐，这么普通的花名都叫不出来？”

萧瑟瑟说：“我还头一次看到这么一大片黄花呢，京城可是见不到的，想必这种野花是不适于观赏的。”

“小姐说得正是。”德布奇说：“这种花也是入口菜，小姐不会没吃过吧？”

萧瑟瑟想了想，说：“该不是黄花菜吧？我闻着好香哦。”

德布奇说：“没错，它学名为萱草，又名忘忧草。”

“哦，原来它就是《诗经·卫风·伯兮》中提到的谖草啊。”萧瑟瑟恍然大悟，轻吟道：“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没错，谖草就是萱草，朱熹还注过，谖草，令人忘忧。

